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濂溪先生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

也通書

伊川先生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一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

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道則萬國咸寧也易傳○雲行雨施是乾道之亨處○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卻時乘六龍以當大事並楊遵道錄○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唯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益為時各不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謂不一則乖競並易說○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元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葢天體於上而日月星辰繫焉自古自今一息之不留常行而不改周旋而不殆此萬化之所從出也猶人之精神之運照知事物之不窮體夫天道之不息者也是故昔之言易者必三復其道而備言之元亨利貞者何謂也大无不包細无不舉是以謂之元也及其用也如天地之絪緼男女之構精故有所

謂雲行雨施者矣彼在天者成象在地者成形是所謂品物流形者也既有元有亨斯有體有用則不能无推移有推移不能无終始而此實大明之所以成六位也乾於斯也乘六氣以御之所以成變化正性命保合太和攝利貞而復於元亨故四德混而為一乃所以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者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以言人之有君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四德元為大元為始彖論一卦

之才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元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且乾道之變化也葢非物物而生之大闢資始之戶使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而已各得其性命之正則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之謂保合太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太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又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

彖非獨統論一卦之體葢以人事兼明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子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上繫下繫説卦序卦雜卦十篇以贊易道其篇不相附近不居聖也至陳元鄭衆傳賈氏易馬融作傳鄭康成傳之康成之後注連經文王輔嗣始分彖辭附於爻下乾存古文也一者數之始乾之元也陽生於子萬物資之而有氣一變而七七變而九四之為三十六六之為二百一十有六而乾之策

備矣乾天也萬物資始於天天之道始於一故曰乃統天此贊元也六爻天地相函坎離錯居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雲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離之往來也所謂亨也萬物殊品流動分形陰陽異位以時而成乾自子至戌坤自未至酉男卦從乾而順女卦從坤而逆所謂時也六位循環萬物生生而不窮者乎此贊亨也聖人時乘六龍潛見躍飛御天而行體元亨也乾坤相交是生變化萬

物散殊各正性命性源同而分異命稟異而歸同太和者相感絪緼之氣天地之所以亨也各正性命保之而存合之而聚不貞則不利故曰乃利貞不曰乾坤而曰乾道者乾行坤從天之道也此贊利貞也乾為首震生萬物坤為衆變震為蕃庶積震成乾首出乎庶物之上五辟四諸侯三公二大夫初元士各正其位萬國咸寧體利貞也乾君道體元亨利貞而後盡人君之道易傳

五峰胡氏曰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推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無非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文集

新安朱氏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

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至乃利貞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

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葢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

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葢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本義○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曾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凡彖辭象辭皆押韻○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

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无經可附而自分上

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辭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彚亨萬國咸寧是君道尊

臨天位而四海從言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如何先生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強○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

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先生曰此處說得果是鶻突但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先生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无以為始不貞則无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

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 益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冦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

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車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録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録云人能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

這般處○大明終始傳意自明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遵道録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曰御天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矣○問時乘六龍以御天先生曰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則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

便是聖人○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命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它

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

事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无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䕃又記是養字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養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曰他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

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别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説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説○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其既得之後○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是大底萬物是小底天地○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先生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乾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便是聰明

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是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它○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如人以力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_{語錄並}○又

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上二句

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又太極圖義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並周子全書○又西

銘解義天氣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形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无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張子

廣漢張氏曰或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无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无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

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无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與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

此亦只是恕葢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併乞誨教答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為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无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南軒集答游誠之

東萊吕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彖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

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胷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易說○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元不曾損壞也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然森列應時俱成更无漸次紀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通書

伊川先生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易傳○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周行已錄

橫渠先生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言天行健天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天有乾之象也君子象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象天與乾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彊不息可象之

也易說○天地之功山川積而得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積而得之天不已文王亦不已豈非天行健君子自彊不息之謂乎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易者象也有卦象有爻象彖也者言乎象者也言卦象也爻象動乎内言爻象也夫子之大象别以八卦取義錯綜而成之有取兩體者有取互體者有取卦變者大槩彖有未盡者於大象申之天所以為天者健也萬里一息其行不已

君子以是自彊不息不敢横私其身也夫不息則久久則徴徴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乾言不息配天也坤言厚德配地也兩者誠而已矣獨於乾言誠者誠天之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

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本義○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

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云因為董銖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銖未達先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今日又行其實是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衛德明問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无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云他却不如此說只

管去自彊不息上討○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无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

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莊語錄○通書乾損益動釋義曰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益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以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周子全書○又晦庵感興詩曰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文集）

東萊呂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葢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彊不息當看自之一字（易說）○又至誠无息解曰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无息前此葢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无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无息者誠之體

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中庸質疑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易說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伊川先生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於民之時也易說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先生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易傳○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張繹所録

廣平游氏曰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

何也葢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德之所為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為而未嘗為反復不容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乾自彊不息也自彊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易說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易傳

橫渠先生曰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時而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為有位之臣與五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易說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伊川先生曰大人之為聖人一无人字之事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謂造為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是天德也聖猶天也故不可階而升聖人之教未嘗以性化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神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識義理也又

謂至人眞人其辭險窄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體乾行健不為小道也故飛龍見大人之為(易說)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盈則變有悔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易說)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明道先生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劉絢所録

伊川先生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強強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戒之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漢上朱氏曰夫子小象辭也晉太史蔡墨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在乾之同人曰見龍在田此繫辭所謂乾一索再索三索陸績所謂初九九二也初九變坤下有伏震潛龍也陽氣潛藏在下之時玄曰昆侖旁薄幽也二居地表田也坤變為離離為文文章炳明見龍也龍德而見如日下照施及於物者普矣玄曰龍出乎中龍德始著也三變離

兊日在下終日也初九九二乾乾也初九始正也九三終正也終則有始反復乾乾動息不離於道者也三則極極則反反則復非終日乾乾能之乎玄曰首尾可以為庸程顥曰終日乾乾對越在天葢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初二三有伏震震為龍為足五為坎九四變離兊兊為澤澤淵也足進乎五或躍也伏震為龍退而在淵也九居四履非其位宜有咎進則无咎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徂征之

時乎玄曰東動青龍光離于淵程頤易傳曰量可
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九五坎變離離為飛乾為天
離淵而飛飛龍在天也離為目見也九五動九二
大人應而往造之利見大人也玄曰龍幹于天長
類无疆上九變兌兌為毀折亢滿之累也盈極則
虛不可久也玄曰南征不利九陽剛之極乾天德
在萬物之先復用陽剛之極則剛過矣人所不能
堪也九六陰陽之變也九變則六六變則九九六

相用剛柔相濟然後適乎中關子明曰以六用九易傳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伏爻何也曰京房所傳飛伏也乾坤坎離震巽艮兌相伏者也見者為飛不見者為伏飛方來也伏既往也說卦巽其究為躁卦例飛伏也太史公律書曰冬至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此論復卦初爻之伏巽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謂九下謂潛○反復重複踐行之意○進无咎可以進而不必進也○造猶作也○

不可為首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本義

東萊呂氏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葢謂進退皆在道也易說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

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邪劉質夫錄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易傳○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无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入關語錄○陰為小

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張繹所錄○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呂與叔東見錄

兼山郭氏曰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曰乾有天道有人道析而言之則明乎天人合而言之是或一道也今夫受命賦形於天地之

中亦各從其類也本乎天者全乎天本乎地者全乎地是以謂之人也且人之有德慧術知得之於天進退用舍受之於命然則所謂天爵者吾所固有也得元者謂之仁善之長是也得亨者謂之禮嘉之會是也得利者謂之義義之和是也得貞者為正為信事之幹是也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凡言人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利貞固不止於在人者則善之

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易說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嘉會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

固足以幹事貞固所以能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易說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奥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

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爲文明也
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
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
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葢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
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彫悴於秋而說言乎
兊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
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
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

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易說

漢上朱氏曰文言者錯雜四德六爻反復成文設為問答往來相錯亦文也故太玄準之以玄文天

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長也其在人則仁也亨者天地之極通衆美之期會也利由屈信相感而生或屈或信各得其宜義者宜也語義則利在其中矣貞正也在物則成也玄所謂水包貞也有德乃有事德不正則事不立立事之謂幹唯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凡長於人皆長也物不可以苟合必致飾焉故嘉會足以合禮嘉會如嘉䰟魄是也利順物理而行之各得

其所欲者也故利物足以和義守正堅固不為萬物之所撓奪乃能建立庶事故貞固足以幹事君子剛健不息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張載曰天下之理得元也亨會而通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藴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

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君子體仁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

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君子行此四德者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葢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本義○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

於人為禮周子遂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

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葢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葢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刻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些利則

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著些利令甜此不知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葢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

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义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

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則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缺人之遇事所以續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

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先生曰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无次序○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又記是深字藏不測是智○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其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别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易

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伊川語録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亞夫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精淳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

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一
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
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為是一箇問黄
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
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宫都
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
如這箇桌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葢无乖戾便
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

與物无對以其无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生底意思榦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意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體之長也今若能知

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

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

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又須要知得所謂元之

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葢見得此則知得所

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

之元然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

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

初底意思便是問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家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問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饒

山之說也以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无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又曰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

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葢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无間故不貞則无以為元也○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

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

祿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无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意葢於物不利則義未和○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

曲直辨便是利乃是和處也○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不云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葢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

事所以為事之幹○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只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不是○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

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趙致道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

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甘吉甫問性與天道先生云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

義為兩塗葢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易說○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紀聞○體仁不是將仁來

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此朱子語○又曰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葢錯認朴拙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趣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為能幹事也紀聞○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此朱子語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劉絢過汝所録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葢為德未成則不可以仕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潛龍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為沽激之

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不暇及人者也並易說○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顔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脩之極也顔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為好學也已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

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孔子之

門唯顔淵閔子未嘗仕葢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並語解

藍田吕氏曰不易乎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之易同孟子云夷子思以易天下亦然不成乎名與博學而无所成名同

漢上朱氏曰乾之變化龍德也初九變坤謂之潛龍龍德而隱者也初之四變九為六易世也初九隱伏不易乎世也易如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之

易歴有元會運世世者辰也初九子之四易午故曰易世震為聲巽見震伏不成乎名也二為中二動為庸初九依乎中庸初之四成兑説遯世而无悶也初九變不正不見是而无悶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損也之四行也兑説樂也樂則行之也退而失位為憂憂則違之也巽為木在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初九一爻之四或曰遯或曰行何也曰自依乎中庸言之二陰遯也自初九之四言之

行也此所謂曲而中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无道至死不變又曰邦无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愠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顔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易說○且聖人依乎中庸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龍德之隱者乎非

吾夫子疇克之哉顔淵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改其樂而无祇悔其殆庶幾乎中庸明聖人潛龍之義故先舉素隱終言遯世雖潛之中所不可廢當遵而行之者中庸之道也中庸解

新安朱氏曰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本義○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而未成伊川

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又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概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别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易如一个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个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

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所不包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二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為利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為无滯礙處易說○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紀聞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濂溪先生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无事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易傳○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

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劉元承手編○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暢潛道錄○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為誠

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主一者无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久則天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藩牆

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藩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並入關語録○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呂與叔録

横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顔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

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博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存其誠而已語解

藍田吕氏曰皆乾也九二之中君德也九五之中天德也君德使民有所視傚故曰見天德卓越積盛而至不可階而升故曰飛人倫者天下之常道百世所不易大君所先治也九二人道之極而位正中惟人倫之為務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二成德所以常久而不斁在乎閑邪不伐而已初潛學也二見用也三乾乾四或躍離乎人而未至於天也五絶羣離類位乎天也上過則亢大成若缺

則不至乎亢以有悔也

漢上朱氏曰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二之五兑為口為言上行為行言行也言中庸而應庸言之信也行中庸而正庸行之謹也言行變化不失其中故謂之庸初九九三上下正閑邪也九二動正中存誠也誠自成也非外鑠也閑邪則誠自存猶之煙盡火明波澄水靜閑之者誰與莫非誠也言信行謹閑邪存誠其德正中自

二之五善涉乎世矣然且不自伐以正中而遊人
閒者也兑隱矣二不行矣不聞其言不見其行不
伐也德施而光普博也文明而巽化也唯至誠為
能化其德如是宜之五為君也是以利見九五之
大人故曰君德五君位也顔子擇乎中庸而弗失
之夫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
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

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非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易說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龍德正中之事中庸之

聖人也中庸解

新安朱氏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本義○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射亦保雖无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别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

大段著氣力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个君德卻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别是个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著豈不快活人只是中間多有湊不著底不可曉○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

別討一个大人所以去這裏説个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説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卻説得這个大人做兩樣○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説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説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説防賊並語録

○通書誠下釋義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方靜而陰誠固未嘗无也以其未形而謂之无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无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非誠則五常百行皆无其實所謂不誠无物者也靜而不正

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誠則衆理自然无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並周子全書

東萊呂氏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又曰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已

敵如此自然不伐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易說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葢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一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

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夫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並李籲録○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

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劉絢師訓○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掞編○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入關語録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惟進德修業而已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一无後字至

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易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

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道録○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並呂與叔所録○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无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

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入關語録○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唐棣所録○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

幾也非知幾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張繹所錄○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它行事无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劉元承手編○學者必知所以入德

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胡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

也并易説○顔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唯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无如改過之不吝并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无時而不在是

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没世不能立矣○人而无信以輗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无信則中无所主矣以之為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為義則踶跂而已為智則

誣為禮則偽无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无輗軏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_{並語解}

龜山楊氏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_{語録}○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

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顔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并語解

藍田吕氏曰忠信進德如有諸已又知所以充實之也修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明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當安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乾剛之德自初至三進德也九三動

成巽巽為事業者事之成動而巽修業也兌為口正以動忠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也巽言不離於忠信修辭也二正誠也巽為股立也修辭以立誠誠立而其業定修辭所以居業也初九知中之可至則行而至之初可與乎幾也九三知中之不可過則動而終之三可與存乎義也義者時措之宜也玄曰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其得中乎是故九三動而弗處居上位而不驕也初九遯而无悶在

下位而不憂也是時乾乾者進德修業立誠以居之而已非安夫上位而不去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巽為多白眼惕也九三之動危厲也離日在上為朝在五為晝在三四為日昃為夕為終日在三為暮夜為明入地中日在三故曰夕惕

易傳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葢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為於天下

也德在我者也非内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已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卦至於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内以忠信

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乾乾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臯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為主

易說

新安朱氏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

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本義○

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个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眞實如此進德修業這四个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眞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

好玩味○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无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或問修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

進不成只如此了卻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个業今日修辭立其誠明日又修辭立其誠○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甚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徹去

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曰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别處說不同因舉破釡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

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
而自進猶饑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
行自是而不已居業則只自此住了不去只看進
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
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問忠信所以進德
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先生曰忠信二字正是中庸

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
眞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攧撲不碎了只欠下
手去做修辭立誠則是眞箇下手去做忠信是知
得到那眞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到那眞實極
至處若不是眞實知得進个甚麽前頭黑淬淬地
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眞實去做那个道理也
只懸空在這裏无个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虚
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

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有先生說孟子有諸己之謂信亦是易中所謂忠信非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又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

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既无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无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无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无一毫之偽德方日新矣又問修辭无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无頃刻不

相似其本義說見於事者是也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問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

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个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只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卻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更見有三四分意思自

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个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个義只是這个道理常常存

在這裏好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問修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時是修常常為此是守○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卻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些个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

若還脫空亂語誠意如何立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説做兩事説得來寛明道只做一意説明道這般底説得條直○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无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説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言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

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進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汩没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它修辭二字便

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卻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
都无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
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
應事接物有合講習㦯更切於治經亦不為无益
此更是一个大病痛○明道先生論修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說得來如此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
志解立其誠則緩了○内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
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

力守之○伊川說内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好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内有忠信方能修辭心不在時如何修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无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

那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卻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説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个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説義是那業上底道理○知

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修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麄○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

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眞个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眞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眞个一

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做便是進德處也

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點檢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

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閑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又問頃見其人

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其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說他是聖人事他這裏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

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又曰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得是修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眞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眞个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便是終之如修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个事機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个物事在一个是進一个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又曰明道所云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个只是解一个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無間

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个天○賀孫問夜來聞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个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无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天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

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問忠信所以進德修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便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飛卿舉聖賢所言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只是一个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

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无妄耳先生復問道夫昨所謂如何曰先生昨所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説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已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个透

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思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

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
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
進莫之能禦○履之間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
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内必先有此而
後可以有為若无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
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
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

醜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大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个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横渠所謂块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个理也○晏亞夫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修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无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

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顔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著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蘆都不問著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顔子是大賢故通曉向時陸子静嘗說顔子不如仲弓而今

看著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元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顔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顔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又問仲弓寛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將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艱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克己復禮也是有

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將去○或問修辭立其誠修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徒修飾為也若修飾則秖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葢當危疑之地人情之變辭危則易亢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矣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修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

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也答俞秀才

東萊吕氏曰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為學者若自以為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為

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无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修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

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為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无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為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

為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怨人者有怠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髪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為善而求為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

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矣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為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在下位

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說易並○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紀聞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

止不可常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為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

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為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為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為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

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他誕先登于岸並易說○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歟正蒙

藍田呂氏曰淵者水回旋者也水之回旋其下必深故淵亦為深物之隨流者至於波瀾回旋則非強有力者莫之能出矣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進而不已自於危疑之地或躍在淵者

也

漢上朱氏曰九四動之五進而上也復之四退而下也故曰或躍或疑辭也謂非必也九四動正也之五不正疑為邪四臣位五君位出乎臣之類離羣也三陽為羣然上下進退无常者乃九三進德修業至是欲及時爾故進則无咎不然四近君多懼安得无咎易傳曰聖人之動无不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

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矣豈捨正道而為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為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於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為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為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為邪也故言非為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

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易說

新安朱氏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或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葢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卻錯雜說了

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卻說進德修業知至至之答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修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卻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

无可做只得進德修業乾乾夕惕恐懼到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脚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知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卻淺淵是深處那个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

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這處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牧野之時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閒跳得時便做有德无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滚將去聖人只隨它恁地去看道理如何在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在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

時又云如此說也好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易說○又曰進德修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為安決无進益之理紀聞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

則有巽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易傳○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錄○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

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錄○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

謂也○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一章止為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上者卻上去本在下者卻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易說並○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蒙

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

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

蕭山語錄

白雲郭氏曰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大王興而盍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於上應之於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變之二成巽下有伏震巽風震雷

同聲相應也二動之五成兌下有伏坎兌澤坎水同氣相求也五之二兌澤流坎水流濕也二之五離火見離燥卦火就燥也五變來之二二有伏震雲從龍也二巽往之五五兌成虎風從虎也九五中正而居天位聖人作也二震為萬物離目為覩萬物覩也九五變六六本乎地故親下而見二九二應五九本乎天故親上而見五易傳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

人也易傳○又坎離天地之中圖曰坎離天地之中乾坤天地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兑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兑四時也坎離為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為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兑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

從其類自然而已圖說

新安朱氏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本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

人卻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覩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為一聲不見有異聲故无一聲之不相應通天下之氣為一氣不見有異氣故

无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為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文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易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

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為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居上處極貴而失尊位无位也王弼謂初上无位誤也三變成坤坤為衆民也三不變高而无民也賢人九三剛正也不變以應之賢人在下位而上无輔也故動則有悔貴高而盈亢則窮也文辭曰大人文言曰聖人聖人有大之極而不為其大大而化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本義○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先生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語錄

東萊呂氏曰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

之亢若清虛絶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无位无民无輔則皆不可用易无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易說○上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葢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